



莫言文學藝術館 矗立高密東北鄉

呈現一個文學家誕生的全景

如果說「湘西」是沈從文的精神家園，「馬貢多」是馬爾克斯的靈魂歸宿，那麼，「高密東北鄉」就是莫言的文學圖騰。2023年11月28日，在莫言的家鄉——山東濰坊高密，一座以「莫言文學藝術館」命名的展館誕生了。這座展館不僅全景式地重現了「莫言的文學世界」，更加立體直觀地將「高密東北鄉」銘刻在中國文學地理的版圖中。在展館啟用儀式現場，莫言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今後，我希望有更多的文學愛好者來這裏參觀，希望有國外的文藝界人士來這裏交流，也希望有更多作家、藝術家的作品在這裏進行展覽展示，希望這座展館能夠成為中國文學的一方開放園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山東高密報道
攝影：記者張寶峰

從1985年的《白狗鞦韆架》第一次描述「高密東北鄉」開始，莫言便一發不可收拾。作品《秋水》、《紅高粱家族》等紛紛圍繞這樣一塊神秘的地方展開。從人物到敘事，從衝突到糾結，「高密東北鄉」既圈定了莫言展開想像翅膀的基本盤，同時也釋放了越發無窮無盡的文學魔力。

莫言文學藝術館（紅高粱文學基地）就在距離「莫言舊居」大約一里之程的地方，就是高密、膠州、平度三縣交界處，這片土地隨着膠河拔地而起。這座四層高的宏偉展館通過文稿、照片、實物、影像等形式，全景展現了作家莫言的成長史與寫作史，同時集中展示了山東濰坊特別是高密當地的各種民俗藝術。著名作家王蒙為這座新館題寫館名，著名作家馮驥才驅車五百里，特地到現場見證並致賀。

在碧藍晴空的映襯下，磚紅色的牆面顯得格外耀眼，似乎與火紅火紅的「紅高粱」互為呼應。28日當天一露面，這座嶄新的展館就成了當地紅高粱小鎮的標誌性景觀。整個展館分為四層，內容包括了作家的創作、成長印記、巨大影響和書法等藝術展。徜徉其中，人們可以沉浸式地走進「莫言的文藝世界」。

香港文匯報報道列展區醒目位

展館用文圖結合的形式，回顧了莫言兒時的求學經歷、初入文壇嶄露頭角、筆力遒勁蜚聲國際的歷程。行走其間，不僅能夠看到當年莫言創作《紅高粱》的手稿，還能看到他在軍藝學習、創作時期的宿舍模型，更可以看到以全息投影形式呈現的、作家在諾獎頒獎禮現場致辭時的實況。坐在一旁舒適厚實的寶藍色靠椅上，人們彷彿置身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的現場。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為代表的一批影視作品有力地助推了「紅高粱文學」的影響力。拾階而上，人們便能看到由莫言作品改編的各類影視作品海報。此外，莫言創作的戲劇、書法作品同樣構成了一個個獨立又浩瀚的展出單元。展館還以實物重現的方式將莫言在北京平安里的書房「搬到」現場。正是在這裏，作家創作了《紅樹林》、《檀香刑》裏《四十一炮》等一大批頗有影響的作品。

在莫言文學藝術館內，有一個專門陳列有關作家新聞報道的單元。在這一展區的醒目位置，記者看到了2012年10月12日當天出版的香港文匯報。當天的香港文匯報頭版用豎體大字標記了頭條文章的標題——「中國本土作家第一人——文學諾獎莫言折桂」。頭版的另一篇文章則以《欣喜獲獎 筆耕不輟》為題，記述了作家本人獲獎後的狀態。還有其他版面包括《成就獲肯定 世界注視中國》、《著作熱銷 京滬魯斷貨》、《莫言感言：榮歸文學》、《「莫焰」高漲 洛陽紙貴》、《農家小院 走出巨匠》、《田野「紅」 雖去故鄉名漸高》等文章，全面生動細緻地報道了作家榮獲諾獎後的盛況。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在展覽現場，這些當年的報紙版面一一被陳列出來，並引來許多參觀者駐足圍觀。

特寫

馮驥才讚：莫言的價值就是文學館的價值

在莫言文學藝術館啟用儀式現場，受邀致辭的馮驥才首先笑言到：「今天，我驅車穿過寒氣，行程五百公里，遠道而來，為了能夠見證中國當代文學一個重要的事件——莫言文學藝術館的落成。」

「一棵文學巨樹一定長在一塊廣袤、雄厚、特殊的沃土地上。這塊土地深藏着解讀這位作家和作品的精神密碼。於是，這個文學藝術館大大增添了這塊土地的魅力。」在馮驥才看來，莫言的分量就是這個文學藝術館的分量，莫言的價值就是這個文學藝術館的價值，莫言的意義就是這個文學藝術館的意義。這個價值、意義、分量，世人皆知。

馮驥才說，莫言的文學王國太深地糾結着高

密這塊神奇之地。文學最深的糾結是情感。正是這種情感太深太切，才使莫言魔幻般的筆下出現一個奪目的形象——紅高粱。我不知道這種千百年生長在膠東大地上的普普通通的莊稼，這種早被人司空見慣的高粱紅，怎麼變成了一種震撼人心的藝術形象，一片具有文學的象徵的意象的色彩，一個盡人皆知的文學經典？我卻知道這熾烈、浩瀚、濃烈的紅色，是作家對大地盛情的讚美，是對故土與人民的大愛，是激情、浪漫、深沉的歌。

「要建立這樣的一個文學藝術館，需要家鄉的眼光，鄉親們的文化高度。我想濰坊人的眼光絕非一般。為此，他們一定熱愛自己的莫言。他們

◆莫言(左)在軍藝時的舊照。



◆莫言文學藝術館用莫言的作品裝潢成的天花頂。



◆莫言文學藝術館一角充滿科幻感。



◆莫言文學藝術館一角放置了其作品改編成電影的海報及劇照。



◆莫言文學藝術館大廳中的「老鄉笑臉牆」，令人倍感溫馨。



◆莫言文學藝術館舉行啓用儀式。



◆莫言文學藝術館展陳的香港文匯報版面。



◆莫言的《紅高粱》手稿



◆莫言文學藝術館一角



◆一位嘉賓認真參觀莫言文學藝術館。

那些年享譽文壇的「地理坐標」

——魯迅的「魯鎮」

「魯鎮」是魯迅小說中出現最多的一個空間意象，而學界歷來都把它認定為是魯迅母親的故鄉。魯迅反覆將「魯鎮」作為他小說敘事的空間背景，既反映着他對故鄉的深深眷戀，也寓意着他對鄉土中國的深刻理解：小城「魯鎮」就是未來中國的都市雛形，無論它在形態如何膨脹和發生變化，都不能在短時間內改變它鄉土中國的文化屬性。

——沈從文的「湘西」

作為一個地理空間，湘西早已存在於中國的地理版圖之上，但作為一個現代思想文化和文學的「湘西」，則是由沈從文建構起來的。可以說，是沈從文將「湘西」帶入中國的文學版圖。在這片奇異的土地上，沈從文處處感受到「生存或生命」，他感悟到這些滄海在歷史長河裏的人仍然保存着代代不變的自然本能，以及那份蘊藏其中的偉大與莊嚴。

——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

福克納自幼在奧克斯福鎮上長大，他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南方家鄉度過，並且根據自己的家鄉塑造了一個約克納帕塔法縣以及傑弗生鎮，其絕大部分的作品都在這個虛構的地方展開。儘管地名乃至一些風景都是福克納虛構的，但是蘊含在字裏行間的感情，以及人物情節背後的文化傳統則是典型的美國南方寫照。

——馬爾克斯的「馬貢多」

馬貢多首次出現是在馬爾克斯的短篇小說《枯枝敗葉》中，之後成為《百年孤獨》一書的中心地點。後來，他還在許多小說中都使用過馬貢多這地名。《百年孤獨》描述馬貢多在香蕉種植園建立之前，從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小地方逐漸發展繁榮。香蕉種植業導致了馬貢多的沒落，隨後被一場巨大的風暴從地圖上抹去。

◆記者張寶峰 整理

999張老鄉笑臉記錄濃濃鄉情

甫一走進莫言文學藝術館的大廳，人們就可以看到999張由真人照片改製的「笑臉牆」。「這些都是根據我們父老鄉親的照片，稍加藝術誇張做成的。一進大廳，大家就能看到父老鄉親的臉。看到他們殷切的目光，我就能感受到他們對我的期待。」莫言說，總而言之，我的文學成就跟這片土地和父老鄉親是分不開的。

「這個館雖然叫莫言文學藝術館，但我更認為它是我們高密、濰坊的文學藝術館。」莫言說，因為在這片土地上，有成百上千的文學愛好者，而且很多人都寫出了非常好的作品。我覺得已經形成了一個「紅高粱」的文學現象。

莫言表示，將來，我們應該召開「紅高粱」文學研討會，總結一下這樣一個文學現象。期望將來，我們能用更多的作品把「紅高粱」變成一個文學流派。當然我們不敢狂妄地要媲美當年的山藥蛋派、白洋淀派等，但我想讓「紅高粱」文學變成大家熟知的文學符號，讓「紅高粱」文學的創作群體變成中國文學陣中一個方面軍，接下來我們會朝這個方向努力。

將全力打造國際性「文學高地」

除了大量的作家手稿、各種中外文版圖書，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展館內還看到了莫言所獲各種獎項的獎盃、證書。此外，在書法廳、報刊廳、諾獎廳等不同單元，還展示了作家的文化修養及其在國內外的巨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展館除了展陳莫言的文學成就，展示莫言的文學道路，同時也為高密作家群、紅高粱文學現象、高密民間文化展覽留出了空間，為組織創作研究活動、文化教育活動提供了充足條件。記者還了解到，作為一處匯集了文學、書法、繪畫、攝影、泥塑、剪紙等各種藝術形式，同時集收藏保護、展覽展示、創作交流、學術研討等功能於一體的公共平台，未來，莫言文學藝術館將定期舉辦國際文學交流、世界文學峰會等重大主題節事活動，並力爭發展成為國內外文學愛好者的學習交流營地、全國中小學生研學實踐教育基地和中國高等院校文學創作實踐基地，全力打造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文學高地和世界文學旅遊目的地。

「今後，我希望有更多的文學愛好者來這裏參觀，希望有國外的文藝界人士來這裏交流，也希望有更多作家、藝術家的作品在這裏進行展覽展示，希望這座展館能夠成為中國文學的一方開放園地。」莫言在活動現場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高密從「隱秘角落」到「中心舞台」

1985年，莫言發表短篇小說《白狗鞦韆架》，裏面第一次提到了「高密東北鄉」。在同一年出版的短篇小說《秋水》裏，莫言再次提到這片土地：「據說，爺爺年輕時，殺死三個人，放起一把火，拐着一個姑娘，從河北保定府逃到這裏，成了高密東北鄉最早的開拓者。」此後，在「高密東北鄉」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便反覆成為莫言小說的一部分。

在《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四十一炮》、《生死疲勞》、《檀香刑》、《蛙》等小說中，莫言都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描寫了中華大地的滄桑變化，並且慢慢把「高密東北鄉」這個默默無聞的隱秘地方，擴展成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通過不斷地在作品中經營「高密東北鄉」，莫言也開始在這片充滿想像力、以真實故鄉為背景的土地上展開敘事，並有意識地向歷史縱深挖掘，向廣袤的中國鄉村延伸。當2011年獲得茅盾文學獎時，莫言曾經豪邁地表態：「我有野心把高密東北鄉當作中國的縮影，我還希望通過我對故鄉的描述，讓人們聯想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而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高密東北鄉」也不再僅僅是莫言筆下的文學地標，而更加成為人們心目中嚮往的文學聖地。



◆莫言向馮驥才介紹自己在軍藝時的宿舍及床位。

懂得了莫言，他們以莫言為自豪，把紅高粱作為自己家鄉響亮的文化符號。」馮驥才讚嘆地說，今天一個宏大的莫言文學藝術館又矗立起來了。一邊是一位非凡的作家為自己的家鄉做出無可估量的貢獻，一邊是家鄉對自己的作家倍加珍惜與熱愛，這是多麼可愛、多麼感人的事啊！